

學統

學統卷之十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閔子

閔子名損字子騫魯人也少孔子十五歲閔子早喪母爲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衣之其所生二子則衣之以綿父令閔子御車體寒失紖父責之閔子不自理父察知之歸驗其二子則皆綿也欲出後母閔子前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單父善其言而止後母

亦感悔成賢母孔子嘗稱之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閔子始見於夫子有菜色後有芻豢之色子貢問曰子始有菜色今有芻豢之色何也閔子曰吾出蒹葭之中入夫子之門夫子內切磋以孝外爲之陳王法心竊樂之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心又樂之二者相攻胷中而不能決是以有菜色今被夫子之文寖深又賴二三子切磋而進之內明於去就之義出見羽蓋龍旂裘旃相隨視如壇土矣是以有芻豢之色定公五年魯人爲長府閔子曰

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閔子不仕大夫不食汚君之祿季氏名爲費宰閔子曰善爲我辭焉如有復我者則吾必在汶上矣哀公六年從孔子阨陳蔡哀公十三年閔子五十五歲矣一日侍孔子側誾誾如也孔子樂閔子居親喪三年畢見於孔子孔子與之琴使之弦切切而悲作而言曰先王制禮不敢過焉孔子曰閔子哀未盡而能斷之以禮不亦君子乎閔子卒葬濟南府城東五里有祠在范縣唐贈費侯宋加瑯琊公改費公明祀稱

先賢閔子

程子曰仲尼之門能不仕大夫之家者閔子曾子數人而已

謝氏曰學者能少知內外之分皆可以樂道而忘人之勢況閔子得聖人爲之依歸彼其視季氏不義之富貴不啻犬彘又從而臣之豈其心哉蓋居亂邦見惡人在聖人則可自聖人以下剛則必取禍柔則必取辱蓋既無先見之知又無克亂之才故也然則閔子其賢乎

朱子曰、閔子誾誾者、外和內剛。德氣深厚。所謂和悅而諍者也。

南軒張氏曰、門人記閔子辭費宰於問由賜求之後。其相去可見矣。

慶源輔氏曰、閔子心雖不欲臣季氏、而不遽形於言。姑令使者善爲己辭、此與人爲善意也。又言若再來召我、則當去之齊、以示其必不從之意。其與人處己兩盡其道如此。

又曰、聖人道全德備、應用無窮、其於先見之知、克亂

之才蓋兼有之故於天下無不可爲之時亦無不可
爲之事若未至於聖人而欲早見豫待以應方來之
變則於膠轕紛沓之際未有不失其本心者此閔子
所以爲賢也
又曰父母昆弟稱其孝友者固有之矣然或溺於愛
徼於私則誠否未可知也至於閔子人皆信之無有
閒言則誠著而德彰矣
胡氏曰按韓詩外傳閔子父欲逐其後妻以閔子之
言而止今誦其言藹然惻怛之意溢於辭表故內則

有以孚其家外則有以孚於人自內及外無有異詞也

雲峰胡氏曰孔門豈獨閔子爲孝而夫子獨稱之他人之孝處人倫之常閔子之孝處人倫之變處變而不失其常此夫子所以稱之與

新安陳氏曰孝友一理孝者必友不友則非孝矣觀閔子子騫之言友之實可見外人稱之不異於父母兄弟之言非孝友之實積中著外能如是乎夫孝德之本也人之行莫大於孝閔子以德行稱亞於顏子

宜哉
又曰閔子之辭費宰始言善爲我辭辭之之言雖婉終言去之汶上絶之之意甚決眞有德行者審於進退之言也
又曰左傳昭公二十五年公居於長府即論語所謂長府也改作之事經傳不載或因閔子而止則仁人之言其利溥矣閔子本不尚言語而言必有中惟有德者能有言也專事言語者其言未必雍容簡當如此

雙峰饒氏曰觀長府一章可見閔子誾誾之氣象始言仍舊貫如之何辭氣雍容似有商量未決之意此和悦意也繼之曰何必改作則有確乎不可易者此誾誾之意也長府之不必改作人或能言之夫子所以稱之者不特取其言之當理亦喜其言之發而中節所謂有德之言也

西山眞氏曰閔子言行見於論語者四躬至孝之行辭不義之祿氣和而正言謹而確此其所以亞於顏淵而與曾子並稱也與

吳氏曰、仲弓子貢子路冉有皆仕季氏、仲弓子貢夫子未嘗責之、子路之責又不若冉求之甚、此可以見其優劣矣、惜乎四子皆不能如閔子之辭、閔子又不若顏子之賢、嗟夫若顏閔者、其孔門之超絕者乎

愚按閔子之在聖門、孝儗於曾、德行亞於顏、雖其生平言行不多見、即處後母一節、真誠愷摯、至性流行、百世而下、讀之猶令人感動、而辭費宰、諷長府、言和意果、彷彿聖人氣象、非大賢而能如是乎、世儒高談性命、往往薄前賢不足道、而跡其居恒

措履反不如庸衆人之爲者多矣是以君子貴實行也

學統卷之十終

學統卷之十一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冉子

冉子名雍字仲弓魯人也少孔子二十九歲父賤而惡或少之孔子曰犁牛之子騂且角雖欲勿用山川其舍諸言父雖不善不害於子之賢蓋許之也冉子問仁於孔子孔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無怨在家無怨冉子曰雍

雖不敏請事斯語矣又問於孔子曰雍聞至刑無所
用政桀紂之世是也至政無所用刑成康之世是也
信乎孔子曰聖人之治化也必刑政相參焉太上以
德教民以禮齊之其次以政事導民以刑禁之刑不
刑也化之而弗變導之而弗從傷義以敗俗於是乎
用刑矣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更故君子
盡心焉冉子因問禁孔子遂詳告之冉子爲季氏宰
問政孔子曰先有司赦小過舉賢才曰焉知賢才而
舉之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冉子以德行

著名孔子稱之曰雍也可使南面冉子問子桑伯子孔子曰可也簡冉子曰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居簡而行簡毋乃太簡乎孔子曰雍之言然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孔子曰焉用佞禦人以口給屢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冉子問於孔子曰書曰哀矜折獄何謂也孔子曰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尅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道也哀公六年冉子從孔子阨陳蔡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在貧如客使其臣

如借不遷怒不深怨不錄舊非是冉雍之行也孔子論其材曰有土君子有衆使也有刑用也然後稱怒焉乃告之以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匹夫不怒唯以亡其身冉子卒葬曹縣東北五十里俗呼爲冉堌一在冠縣唐贈薛侯宋封下邳公改薛公明祀稱先賢冉子

程子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君道也君道即天道也仲弓問仁而仲尼告之者以仲弓可以事斯語矣

又曰雍也可使南面有君之德也葢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朱子曰克巳復禮乾道也主敬行恕坤道也顏冉之學其高下淺深於此可見然學者誠能從事於敬恕之間而有得焉亦將無巳之可克矣

又曰乾道奮發而有爲坤道靜重而持守觀夫子告二子氣象各有所類葢仲弓資質温粹顏子資質剛明顏子於仁剛健果決如天旋地轉雷厲風行做將去仲弓則自歛藏嚴謹做將去伊川云質美者明得

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以持養之顏乎則明得盡者仲弓則莊敬以持養之者也顏子如創業之君仲弓如守成之君

問持敬克己工夫相資相成否朱子曰做處則一但孔子告顏子仲弓隨他氣質地位而告之爾若不敬則此心散漫何以能克己若不克己非禮而視聽言動安能爲敬敬之至固無己可克克己之至亦不須言敬矣

又曰仲弓寬洪簡重有人君之度

問仲弓有人君之度何以知其然耶朱子曰以或人不佞之譏及居敬行簡之對而有以知其然也謝氏以爲簡以臨之莊以涖之蓋近之矣其深厚廣博宜在人上之意則未之發也然此曰南面而不曰爲政則疑其主於德而言與

慶源輔氏曰惟寬故洪惟簡故重寬則有容故洪簡則守要故重寬與簡御衆臨下之道也仲弓之可以南面以此

雙峯饒氏曰仲弓之簡敬而簡者也伯子之簡簡而

簡者也仲弓之簡固與伯子之簡異矣然其所以敬

是者非特天資之美亦其學力之至爾可使南面固

有所自來矣

潛室陳氏曰顏子工夫索性豁開雲霧便見青天故

屬乾仲弓工夫著力淘盡泥沙方見清泉故屬坤此

處最難認須細心玩聖賢氣象便會得

厚齋馮氏曰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古有此

語惟仲弓可以語之

愚按仲弓遊於聖人之門具有人君之度居敬行

簡一語舉從古帝王心法治法包括無遺夫子稱
南面之稱良有以也夫君如堯舜可謂至矣尚書載
堯曰欽明曰恭讓載舜曰溫恭曰寬簡然則君天
下者之準則亦可知矣仲弓蓋嘗聞諸夫子者矣
見大賓承大祭敬之說也先有司赦小過簡之說
也居敬而行簡何其言之似夫子也嗚乎若仲弓
者可謂善學矣雖然敬者聖賢傳心之要帝王修
身出政之本無所不包亦無所不貫南面臨民其
一焉爾敬則大綱正而萬目舉敬則不下堂階而

天下乎蓋惟敬必簡未有敬而不簡者亦未有簡而不由於敬者敬者兢業之謂而非矜持之謂也簡者體要之謂而非濶略之謂也後世刑名法術之治失之雜清淨寂滅之學流於荒皆不敬之過也固聖門之所鄙而羞稱者也嗚乎仲弓亦賢矣哉雖然仲弓在孔門猶閔冉之亞也而荀況稱仲尼子弓爲大儒比而同之不亦過乎或曰三冉同學牛阨於命求局於藝惟雍也仁而不佞云噫近之矣

學統卷之十一終

學統卷之十二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端木子

端木子名賜字子貢衛人也少孔子三十一歲以言語著名善為說辭嘗從孔子求為巳目孔子曰汝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璉也孔子亦問端木子曰汝與回也孰愈對曰賜也何敢望回回也聞一以知十賜也聞一以知二孔子曰弗如也吾與汝弗如也端木子

問於孔子曰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孔子曰可也
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
如磨其斯之謂與孔子曰賜也始可與言詩已矣告
諸往而知來者衛莊公出公爭國孔子欲仕於衛冉
有曰夫子爲衛君乎端木子曰諾吾將問之入曰伯
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
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爲也衛公孫朝問於端木子
曰仲尼焉學端木子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
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

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陳子禽問曰夫子至
於是邦也必聞其政求之與抑與之與端木子曰夫
子溫良恭儉讓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諸異乎人
之求之與端木子通達而辨聞其言者皆知其賢故
叔孫武叔語大夫於朝曰子貢賢於仲尼端木子聞
之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闚見室家之好夫子
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得其門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陳子禽亦謂
端木子曰子爲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端木子曰君

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謂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其生也榮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當世之重端木子者如此惟孔子知其未足也而屢進之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及以不欲加諸人爲質則曰賜也非爾所及也後端木子德日進契道日深孔子遂呼而謂之曰賜也汝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端木子乃自嘆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

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又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違也自生民以來未有夫子也至此端木子之所造深矣而孔子之自衛反魯也端木子實從之故其言多見於魯君臣之間如邾子來朝魯定公受玉吳太宰嚭名季康子吳及衛會於鄖子服景伯如齊諸大事端木子並以辭命聞詳具春秋左氏傳孔子既歿門人心喪三年畢治任將歸端木子反築室於場獨居三年然後歸其尊師有如此端木子嘗言

信陽相魯衛而終於齊太史公疑在齊平公之世然史傳未詳其墓亦不可考或曰在今濬縣大伾山云唐追封黎侯宋加黎陽公尋改黎公明祀稱先賢端木子

程子曰子貢之知亞於顏子知至而未至之也

又曰子貢之貨殖非若後人之豐財但此心未忘爾然此亦是子貢少時事至聞性與天道則不為此矣

謝氏曰學者觀於聖人威儀之閒亦可以進德若子貢可謂善觀聖人矣亦可謂善言德行矣

又曰觀子貢稱聖人語乃知晚年進德蓋極於高遠也

朱子曰子貢推測而知因此識彼告往知來是其驗矣

又曰凡人有不及人處多不能自知雖知亦不肯屈服如子貢自屈於顏子可謂高明矣夫子所以與之也

又曰聖人之道大段用敏悟曉得底方擔荷得去如子貢雖所行未實然他却極是曉得擔荷得去使其

見處更長一格則所行自然又進一步聖門自顏曾而下便用著子貢所以孔子爰呼子貢而與之語意蓋如此

又曰曾子領會夫子一貫之旨發出忠恕是從源頭上面流下來子貢是從下面推上去

又曰夫子之於子貢屢有以發之而他人不預焉則顏曾以下諸子所學之淺深又可見矣

或問子貢致知之功已至其於事物之間灼然知夫理之所在而不疑特未究夫一之爲妙爾夫子當其

可而問之、發其疑而告之、故能聞言而悟、不逆於心。觀夫子於曾子之外、獨以告子貢、則其不躐等而施者、蓋可見矣。朱子曰、此說亦善。

又曰、子貢俊敏。

又曰、子貢在當時、想是大段明辨果斷、通曉事務。孔子亦自謂逵不如賜。

或問、夫子之道高遠、故不得其門而入否。朱子曰、不然。顏子得入、故能高堅前後、如有所立卓爾。曾子得入、故能言夫子之道忠恕而已。子貢得入、故能言性

與天道不可得聞他人自不能入爾非高遠也

慶源輔氏曰聞一知十只是知得周徧終始無遺聞一知二只是知得通達無所執泥然思與睿亦非兩事但有生熟之異始則思而通久則明睿生而物無遺照矣

又曰自屈生於自知自知則不安於已知自屈則不盡於已至此夫子所以許子貢也

又曰子貢知識高明故通達事理

袁氏曰曾子聞一貫之說即唯而無疑固已深領

道之妙、子貢雖未能如曾子之唯。而亦未始如門人

有何謂之問。是則子貢蓋亦默會於言下矣。

雲峯胡氏曰、曾子篤實、能力於行、子貢明達、能求其

知、夫子所以告之者若不同、而所謂一者未嘗不同

也、

又曰、孔子歿、子貢哀慕之心、倍於父母、廬墓至六年

之久、則其晚年所得於夫子者蓋益深矣

新安陳氏曰、孔門頴悟、莫如顏子、子貢可以亞之、所

以終得聞性與天道與一以貫之、豈局於聞一知二

者哉。

又曰、顏曾以下、諸子天資之敏、學問之進、皆無如子貢。更觀其聞性與天道及子張篇末三章稱孔子處。足以見矣。

朱氏公遷曰、顏淵。子路。子貢、皆爲以理自守者、然守之近於自然者顏子也。守之篤而其進未已者子貢也。守之固而自許其能者子路也。守之嚴而不免以巳方人者子貢也。是其所守者雖同而其氣象不同則如此。

敬軒薛氏曰孔子弟子知孔子者不過顔曾二子其次惟子貢庶幾焉

愚按孔門聰明穎悟顔淵而外莫如子貢生平[illegible]篤於親師智足以知聖求之七十之子未之多見晚年造深學進與聞一貫之旨獨契性道之妙勿論游夏之徒即德行如閔冉亦有所不及也已借曰以言語著名蓋其才優專對不辱聘使亦士君子行已之大者豈其佞喋恣騁從事於便給之長耶而太史公謂其利口巧辭孔子常黜其辨則誣

甚矣至貨殖一節乃少時事爾且亦必有道焉當時孔子不過惜其未能忘情境遇如顏氏子之屢空云爾非謂其皇皇財利效市井賈人之爲如史記所稱好廢舉與時轉貨貲販鬻於曹魯之間云云也若所謂一出而存魯亂齊破吳强晉霸越十年之中五國各有變則謬妄尤甚考之春秋左氏傳前後戾舛事絕不類大都戰國時三晉兩周縱橫遊談之士假托於孔氏高弟以自文其詭譎傾危之習而腐遷及班氏不加深考從而誤信之爾

苟非後世諸儒尚論明辨聖門大賢直與猗頓儀秦輩埒矣其爲侮謗誣損可勝歎哉而近代楊升菴則又曲爲之諱以謂子貢多聞多見有似貨殖然則賜不受命當作何解耶又以史遷之言雖朱文公亦惑之夫文公之註論語也於子貢貨殖不過曰此心未忘而已中引程子之言以發明之於四科之言語不過曰善爲辭令而已並未嘗雜稱史記猥濫之說然則文公不惑於史遷之言也明矣升菴能信子貢而不能信文公抑又何耶升菴

雖號稱宏博不過富於詞章已爾本不足辨姑及之

學統卷之十二終

學統卷之十三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有子

有子名若字子有一字子若魯人也少孔子三十六歲爲人彊識好古道明習禮樂少時惡臥而焠其掌君子以爲能有忍嘗問於孔子曰國君之於百姓如之何孔子曰皆有宗道焉故雖國君之尊猶百世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雖於族人之親而不敢戚君所

以謙也有子既學於仲尼而有得焉其言曰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與又曰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又曰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魯饑哀公問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子對曰盍徹乎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有子

皆足以知聖人其贊孔子曰豈惟民哉麒麟之於走獸鳳凰之於飛鳥泰山之於邱垤河海之於行潦類也聖人之於民亦類也出於其類拔乎其萃自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也孔子既歿曾子道孔子之言曰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參也與子游聞之夫子有子曰然則夫子有為言之也曾子以告子游子游曰甚哉有子之言似夫子也昔者夫子居於宋見桓司馬為石槨三年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

朽為桓司馬言之也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貨也喪不如速貧之愈也喪之欲速貧為敬叔言之也曾子以告有子有子曰然吾固曰非夫子之言也曾子曰子何以知之有子曰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槨以此知其不欲速朽也夫子失魯司寇將之荊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以此知其不欲速貧也他日子夏子張子游以有子似聖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彊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哀公八年春吳伐

我次於泗上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屬徒七百人三踊
於幕庭卒三百人有子與焉吳子聞之一夕三遷人
以是稱有子之武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
曰爲妾齊衰禮與公曰吾得已乎哉魯人以妻我載
糧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然有子既祥而絲
屨組纓君子譏之或曰譏也檀弓之文曰蓋蓋之者
疑之也有子嘗曰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
觀此可以知其所尚焉有子卒悼公弔焉子游擯由
左以凶事尚右故也有子之門人與曾子之門人記

魯論今論語是也當時孔門諸賢曾子而外蓋卽推
有子云唐追封卞伯宋加平陰侯明祀稱先賢有子
雲峰胡氏曰有子以孝弟爲行仁之本而程子以仁
爲孝弟之本譬之木焉有子就枝葉發端處說程子
就根本上說程子之言所以補有子之所不及也
范氏曰凡禮之體主於敬而其用則以和爲貴敬者
禮之所以立也和者樂之所由生也若有子可謂達
禮樂之本矣
楊氏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正而後井地均穀祿

平而軍國之需皆量是以出焉故一徹而百度舉矣上下盜憂不足乎哀公以二猶不足而有若教之徹疑若迂矣然什一天下之中正多則桀寡則貉不可改也後世不究其本而惟末之圖故征斂無藝費出無經而上下困矣又惡知盍徹之當務而不爲迂乎

朱子曰有若似聖人蓋其言行氣象有似之者如檀弓所記子游謂有子之言似夫子之類是也

慶源輔氏曰哀公欲加賦惟末是圖也有若欲徹反本之論也以私意而觀目前則反本之論爲迂而圖

末者有一旦之效以理而觀於長久則一旦之效適重後日之憂而反本之論實經久之利也末流之弊愈求諸末不至於覆亡不止古今一律爾

厚齋馮氏曰古者什取一以給公上而征役城築皆民自備上止出令而已故民足則君足後世盡取而歸之公上故民雖不足而君亦未嘗得足哀公連年有饑又用兵於邾兼有齊警以用不足爲憂有若乃告之以徹此儒生之常談而世笑之以爲迂濶者也然有國者足食以稅足兵以賦夫魯之兵甲已數倍

於古季孫以兵不足而欲用田賦。故夫子曰有周公之典在。魯之稅畝。已加倍於古。哀公以二猶不足而欲加稅。故有若對曰盍徹乎。是知有若之講聞於夫子者有素也。

新安陳氏曰。節用則薄取而有餘。民之富卽君之富也。侈用則盡取而不足。民既貧。君誰與守其富哉。宣公稅畝。後哀公加賦。經傳無聞仁言之利溥矣。

雙峯饒氏曰。有子論仁論禮。皆只說得下面一截。上面一截須待程子朱子爲發明之。

又曰有子氣象從容辭不迫切

汪氏曰有子言務本是用功即孟子智禮之實也其言本立是成功即孟子樂之實也但孟子專主事親從兄而言有子則言孝弟可以推之於仁民愛物其意有不同爾

勿軒熊氏曰按論語有若之言凡四章一言仁一言禮一言信義皆爲學之大本一言徹法亦爲政之大經體用具矣

愚按有子好古深思明體達用實曾氏之流亞也

即論語所載數章辭指氣象從容不迫頗有似於
聖人後游夏之輩至欲事之如孔子其說出於孟
氏宜爲可信由此而觀可以見諸賢思慕其師之
切而有子之取重於聖門也亦已素矣然有子之
自知甚明知聖亦審觀其言曰自生民以來未有
盛於夫子則其生平推尊孔氏何如其至使當時
脫無曾子之言亦豈遂輕據宣尼之座抗顏自居
於至聖而以師道臨同學有衆哉殆必不然矣若
如史遷之言其始也以其貌之僅肖也而擁而崇

之其繼也以一二事之未能中也而一旦斥而去之夫孔門諸弟子爲何如人羣奉一師繼大聖人後爲何如事顧乃一子一奪同於優戲會童孺之所不爲而謂聖門爲之乎況所謂一二事亦不過星巫卜祝小智曲數之末爾孔子之爲孔子豈在於是知與不知又奚足以重輕有若耶甚矣史遷之妄也學者於此苟有知識未嘗不致辨焉而象山陸氏輕信史遷遂詆有子爲支離夫有子之言具在其發揮聖道亦可謂深切而著明者矣愚

知其所爲支離者果安在也賢如有子而史遷紀

於前象山詆於後抑何聖賢之不幸哉噫

學統卷之十三終

學統卷之十四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翼統

言子

言子、名偃、字子游、吳人也、少孔子三十五歲、自吳之。魯受業於孔子。孔子孔子閒居。言子侍。曰、敢問禮。孔子曰。郊社之禮。所以仁鬼神也。禘嘗之禮。所以仁昭穆也。饋奠之禮。所以仁死喪也。射饗之禮。所以仁鄉黨也。食饗之禮。所以仁賓客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

治國其如視諸掌而已。是故居家有禮。故長幼辨。閨門有禮。故三族和。朝廷有禮。故官爵序。田獵有禮。故戎事閑。軍旅有禮。故武功成。言子聞之。煥若發矇焉。孔子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喟然而嘆。言子侍曰。夫子何嘆也。孔子曰。昔大道之行。天下爲公。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言子曰。今之在位。莫知由禮。何也。孔子曰。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魯何適矣。夫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周公攝政。致太平。而與天

子同是禮也言子問喪之具孔子曰稱家之有無
子曰有無惡乎齊孔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手足
形還葬懸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言子每侍孔子
輒以禮爲問故聖門謂子游爲習於禮也曾子弔於
負夏主人既祖奠徹推柩而反之從者曰禮與曾子
曰夫祖者且也且胡爲其不可以反宿也從者又問
諸言子言子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
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故喪事有進而
無退曾子聞之曰多矣乎予出祖者曾子襲裘而弔

言子裼裘而弔、曾子指言子而示人曰、夫夫也、爲習於禮者、如之何其裼裘而弔也、主人既小斂、袒、括髮、言子趨而出。襲裘帶絰而入。曾子曰、我過矣。我過矣。夫夫是也。衛司寇惠子之喪、其適子虎不得立、言子爲之麻衰。牡麻絰。將軍文子辭曰、子辱與彌牟之弟游、又辱爲之服、敢辭、言子曰、禮也。文子退、反哭、言子趨而就諸臣之位、文子又辭、言子固以請。文子退、扶適子南面而立、言子趨而就客位。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

言子觀之、曰將軍文氏之子。其庶幾乎。亡於禮者之
禮也。其動也中。衛司徒敬子死、子夏弔焉、主人未小
斂、絰而往。言子弔焉、主人既小斂、言子出絰反哭。子
夏曰、聞之也與。曰聞諸夫子。主人未改服、則不絰。公
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言子、言子曰、其大
功乎。孔子既卒、弟子皆弔服而加麻、出有所之、則出
絰。子夏曰、入宜絰、可居出則不絰。言子曰、吾聞諸夫
子、喪朋友、居則絰、出則否。喪所尊、雖絰而出、可也。季
康子謂言子曰、仁者愛人乎。言子曰、然。人亦愛之乎。

曰然康子曰子產死鄭國丈夫捨玦珮婦人捨珠珥
巷哭三月不聞竽瑟之聲仲尼之死吾不聞魯國之
愛之若是何也言子曰譬子產之於夫子其猶浸水
之與天雨乎浸水所及人得而知之也天雨所及人
不得而知之也言子嘗爲武城宰孔子問曰汝得人
焉爾乎對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
至於偃之室也他日孔子過之聞絃歌之聲孔子莞
爾而笑曰割雞焉用牛刀言子曰昔者偃也聞諸夫
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孔子曰

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戲之耳子貢對衛將軍文子曰先成其慮及事而用故動則不妄是言偃之行也孔子亦曰欲能則學欲知則問欲善則詳欲給則豫當是而行偃也得之矣蓋言子在聖門特習於禮以文學著名其宰武城以禮樂化民邑人至今稱之

言子生卒年月無考今吳郡有子游冢云唐追封吳侯宋加丹陽公後改吳公明祀稱先賢言子

楊氏曰為政以人才為先故子游為宰孔子以得人為問如滅明者觀其二事之小而其正大之情可見

矣後世有不由徑者人必以爲迂不至其室人必以爲簡非孔氏之徒其孰能知而取之

問滅明固亞大子游洞懷也恁地開廣故取得這般人朱子曰子游意思高遠識得大體

又曰持身以滅明爲法則無苟賤之羞取人以子游爲法則無邪媚之惑

又曰治有大小而其治之必用禮樂則其爲道一也但衆人多不能用而子游獨行之故夫子聞而深喜之也

又曰興公言偃悅周公仲尼之道而北學於中國身通受業遂因文學以得聖人之一體今以論語考其話言類皆簡易疎通高暢宏達其曰本之則無者雖若見詘於子夏然要爲知有本也則其所謂文學固宜有以異乎今世之文學矣既又考其行事則武城之政不小其邑而必以詩書禮樂爲先務其視有勇足民之效蓋有不足爲者至使聖師爲之莞爾而笑則其與之之意豈淺淺哉及其取人則又以二事之細而得滅明之賢亦其意氣之感嘿有以相契者以

故近世論者意其爲人殆敏於聞道而不滯於形器者與

勉齋黃氏曰子游教以絃歌而謂之學道者使人浹習於和平中正之音以養其心而所歌之詩又皆溫柔敦厚合乎禮義則自然皆趨於人所當行之道矣所謂學道也君子在上者能學道則知撫乎下矣抑人在下者能學道則知順乎上矣上撫乎下下順乎上安有不治者乎

厚齋馮氏曰古之學者春誦夏絃蓋御琴瑟而歌咏詩

誦之爾城以武名乃巖險用武之地以左傳考之可見夫習俗尚武子游乃能以道化其民使習於禮樂變甲冑之俗爲絃歌之聲此夫子所以喜之而以戲言發實語也

西山眞氏曰子游以行不由徑非公事不至其室知澹臺之賢一邑之宰取人猶若是等而上之宰相爲天子擇百僚人主爲天下擇宰相必以是觀焉可也王素論命相欲求宦官宮妾不知名之人司馬光用諫官亦取不通書問者爲之必若是然後剛方正大

之士進而奔競諂譽之風息矣

雙峰饒氏曰子游曰喪致乎哀而止盖子游平日却自考究喪禮不是廢禮而專事哀戚之人考之禮記可見其意怕人事末忘本姑爲之抑揚爾

勿軒熊氏曰子游宰武城之事凡兩見一以人才爲重一以道化爲先皆見其知本

愚按言游吳產也踰江涉淮北學於上國卒爲聖門高弟以文學顯名殆所謂豪傑之士者非耶考勾吳雖僻與中國之虞兄弟也泰伯首稱至德季

札亦以閎覽博物聞而言游則又崛起三江震澤間受業仲尼之門裒然大賢爲東南道學之宗浙謂南方之學得其精華其信不誣耶或曰吳學始於言偃楚學始於陳良蜀學始於文翁開先之功不可誣也是固然自宋以來楚閩吳越之彥配食孔庭者何彬彬也孟子不云乎先聖後聖其揆一也是惡可以時代方域論耶

學統卷之十四終